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六

梁蕭統編

唐李善註

箴

女史箴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
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

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

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
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

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在帝庖義肇經天人

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爰始夫婦以及君

臣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

有君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

通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柔妻道

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

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遠也毛詩施衿結褵虔恭中

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

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

之悼也。禱與離古字通也。
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毛詩曰：敬慎威儀。

儀又曰各敬爾儀。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

列女傳曰：楚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媛超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愆。
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闔獸，熊佚出，攀檻欲

上殿在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

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班妾有辭，割驪同輦，夫豈不懷防。

微慮遠

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

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

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

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

日中則昃月滿則微

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

蝕毛詩曰彼月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

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

容而莫知飾其性

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修善則邪惡

入之人或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或笑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

性之不飾或愆禮正

斧之藻之克念作聖

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藥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

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

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

徐幹中論

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

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

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

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

爾榮天道惡盈

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無恃爾貴隆隆者墜

揚雄解嘲

曰災災者滅隆隆者絕

鑒于小星戒彼攸遂

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

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

毛詩

曰螽斯羽詵詵兮

驪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國語司空季子謂文

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黷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

寵少衰而女弟繼幸妹弟
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

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

損理有固然

也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則反盈則損日月是也魯運子諱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

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
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治

容求好君子所讎

周易曰慢藏誨

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
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

故曰翼翼矜矜福

所以興

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
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靖恭自思榮顯所期

毛詩曰靖恭爾
位好是正直

女史司箴敢告庶

姬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銘

封燕然山銘

并序 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平國憂竇憲遣客刺殺暢

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東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

後漢范曄

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

主為皇后竇憲稍遷侍
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寅亮聖皇登翼王室
尚書曰三孤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登
翼謂登用輔翼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

詩曰維清緝熙
熙文王之典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

而大習出
曰訓兵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毛詩曰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夫子高祖桓桓如虎如

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豎我

六師
晉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

士萬
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靬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願發

國中諸部胡會虜元戎輕武長轂四分七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

北實太后從之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革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殺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

轂兵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揚雄河東賦勒以雷電鞭駉雷輜勒以

八陣莅以威神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北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

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

動天朱旗翳日遂凌高闕下難鹿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范曄後

漢書曰實憲與南匈奴經磧鹵絕大漠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

衛青優將六將軍絕漠臣瓚新溫禺以蒙鼓血尸遂以

染鐸

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遜王次左

右溫禹觀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單于者也其異

姓大臣左右骨都候次左右尸逐

骨都候左傳智瑩曰不以霧鼓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

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

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

范曄後漢書曰

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單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

于上言北單于創刈南兵逃去依安侯河西

頊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漢書曰頊冒單于有太子曰

遜自立為單于冒頊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

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大祭其先

天地鬼神

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

祖高

龍音龍

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成
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

徐廣曰下以安固後嗣恢而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曰

天聲起兮勇士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漢書揚雄上疏

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

曰刊石削石即謂立銘也鏐王師兮征荒裔毛詩曰於鏐王師遵養時晦勸凶

虐兮截海外毛詩曰狝士烈夏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

兮建隆碣說文曰碣立石熙帝載兮振萬世尚書曰有

帝之載

六

座右銘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

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戰國

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世譽不足慕唯

人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愆然後動也

無使名過實守愚

聖所臧

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

之以在湟貴不湟暖暖内含光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湟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柔弱者死之徒老

氏誠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

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行行鄙夫至悠悠

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

故難量論語曰閭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行

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郭璞王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

張夢陽

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蘇州刺史張敏

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

世祖遣使鑄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

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

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

南通邛僰

滿比比達褒斜漢書音

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

比達褒斜

漢書音

碣高踰嵩華

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

碣石海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鄼元

注曰小劔戍北去大劔二十里連窮地之險極路之峻

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劔閣也
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
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
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

漢開自有晉
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在魏朝政出晉王故歸

功於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
漢書田肯賀上

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

一人荷戟萬夫趑趄
陳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人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趑趄難行

也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

王齊也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

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

吳起笑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

善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

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

憑阻作昏鮮

不敗績

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

公孫既滅劉氏銜璧

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與櫬自縛詣聖門左氏傳曰楚子圓許偪公面縛銜璧覆車

之軌無或重跡

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

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

并序

陸佐公

劉瓛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魏普從事遷太子中舍

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

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

尚書帝曰舜汝

陽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

朔旦受命於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

時不渝而人不易工變政而人改

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雖革命殊乎因襲揖

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巨克明峻德大庇

生民其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為一也周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為西伯武王襲文王皆

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

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乘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基之謀尚書曰克

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駟曰以待強在齊之季昏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

即位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刑酷然炭暴踰膏之書曰有庖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

六韜曰紂患刑輕乃

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如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
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五
行尚書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
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益高不敢不踣
為地益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於是
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

鉤陳翼百神提

是支

萬福

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
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

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后
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
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
福攸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

謂舉義
旗以伐

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
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
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西檄京師東
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
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元嘉中
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超
楊修許昌宮賦曰騰
暖低徊天行地止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

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

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
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龜

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
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于天有火自工復于下至
于王屋流為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穿胸露頂之

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授旗請奮執銳爭先

博物志曰
昔禹平天

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
降之使范成充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
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
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胸
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
之所肅服賄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
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魁結
箕踞見賈豪王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趙充
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
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
憑固庸氓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楚辭曰迢夏首而
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

毛詩曰王赫
斯怒爰整其

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藏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弘舸連軸巨檻接轡鐵馬千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

羣朱旗萬里

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檻接轡鐵馬鐵甲之馬範璉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

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折簡而禽廬九傳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已見上文

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已黔底

定

魏畧曰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遂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

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流溺兵死者十而七八馬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

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底定

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蕭牆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狐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推枯朽著易為力其孰然也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

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

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輅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

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

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

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

尚書中侯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隣國

桀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畊商不變肆八方入計四

陳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幾

河圖龍文

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

重述而押至尚書曰就
就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而尊嚴之度不讐於師旅淵默

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

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

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
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勅上疏訴馬援冤
曰謀如涌泉執如轉規又先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
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
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營特其陋不終其
域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決辰十二日也
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翥殺東昏於含德殿
其夜以黃紬裹首施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
士季撤蜀文曰蜀侯見禽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琬
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臺之珠反諸侯之王

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紃紃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

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璇臺之珠玉說先曰武王大散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于諸侯天

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

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

新序劇向曰先王之

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履方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

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

納寵叙之圖

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眎交錯同端劇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

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亦如舜狀龍沒圖在楊雄覈靈賦曰大類帝裡宗光有神器昇易之始河出龍馬雉貢龜書

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禮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

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

周易曰正始月之吉始

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袁淑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南服緩耳西羈反

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

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

曰善為君者巒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扶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未倒尚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漢書烏孫公主歌曰彎廬為室兮旃為牆杜篤論都賦曰莫不屈膝交臂厥角同穴裴楊之賦其穿鼻飲之國

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鄯河西無警

喻巴蜀文曰交

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趨歧曰厥角叩頭以額角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歡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

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圉洛之間圉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於是治定功

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鳴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周禮曰孫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

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

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

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

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恭美新曰遙集乎文雅之園翔翔

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闌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
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
出物於此賣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
賈疏槐市

之典咸秩

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
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

地上之圜丘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
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扶元祀咸秩無文於是天下

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

班固漢書贊曰公
孫弘以治春秋為

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
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教臻侍

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
帝興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乾睦後漢

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
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
又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
正方面楚辭客主言曰晉王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
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歷代規摹前王典故
氏傳李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

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

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

蒼上疏曰事道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

以為象闕之

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左氏傳曰

司鐸火季桓子命藏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大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戴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三人

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

禮記戴聖所傳故疏戴記曰昔者仲尼與

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

自商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

闕間化北荒明月西極流精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

為松柏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圖

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有瑯城有流精

之闕西王海岳黃金河庭紫貝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

母所治也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是

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

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蒼龍玄武之製銅

爵鐵鳳之工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

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或以

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凰令張兩翼舉頭數尾

聽窮省寬或以布化懸法

李光闕銘曰悉心聽省無乃窮寬布化懸法已見上文

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

桓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峭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

晉氏浸

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

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

漢書曰沒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雅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官閒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典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可徒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頓改

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光約宋書曰孝武
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
章文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魚臬瞻星揆

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

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

曜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
蟲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
項也蟲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
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
又臬假借字也周禮曰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
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
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秉曉闕於閭闔論語曰
裨謀草創之西都賓曰樹中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
天之華闕封冠山之朱堂

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族位在於寅正月
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

趨以表敬觀而知法

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

而雨觀莫築縣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鐫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物觀雙碣之容入識百重之典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之

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里

作範垂訓赫矣壯

乎

却正澤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

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

洛溪漢啓歧梁

此言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溪歧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

位周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漢漢漢高祖

也西京賦曰岐梁所雍陳寶鳴雞在焉

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

惟舊章

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以化光

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

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

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昔書王導上言曰迴

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

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

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
矣藏書則決日欽而藏之見下句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

建此百常興茲雙起

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
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

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
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
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
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偉哉偃蹇壯

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
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

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
殿疊起交綺對幌蜀都賦曰鬱氛氲以翠微布教方顯

決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

布教已見上文周禮曰
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

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決日而敘之懸書則鬱崖
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鬱崖物重軒

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執超浮柱

甘泉賦曰琪臺巖其獨出西都賓曰重軒三階

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雲起飛棟爲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

根今袖莫

色法上圓槩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

上

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臥闕賦曰上規圓以

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

前賓四

也

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

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

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反也

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

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

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

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

禮集云盤古鬱嶺重軒穹隆色法
上圖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并序

陸佐公

劉瑤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平舛
乃敕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

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奭為漏
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馬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准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
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准
南子曰孟春始歲孟秋始縮高誘曰歲長也縮短也
壺命氏遠哉義用
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揆
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也

景測辰徽

叫

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

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

宮謂徽巡其宮也衛宏漢書儀曰晝漏晝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斗周廬擊木析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東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夜者晝晝夜漏也

攝提無紀

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

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記廢絕閏餘非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

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己是為失方

衛宏

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衛宏

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
同度擊木折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
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
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陸機之賦虛握

靈珠滌綽之銘空擅崑玉

陸機滌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

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
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

弘度遺篇乘天垂

旨

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

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
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

布在方冊無彰器用

禮記哀公

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氏傳譬彼春華同夫
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也

海棗

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谷實戲曰摘葉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

赤水中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棗燕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亦燕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

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

訓者乎

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倍伯諫曰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為之軌取材

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且

今之官漏出自會稽

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工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

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積水違方導流乖則陸機

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積水違方導流乖則

陸機

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

六日無辨五行不分

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

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
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予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
舊儀曰晝夜滿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歲驪閣茂月次姑
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洗爾雅曰太歲在戊曰閏茂禮
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

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孟子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業
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類補天功均柱地
列子曰昔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
其闕劉鰲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

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
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威儀

曰君乘王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
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

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者
閭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

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坐朝宴罷每旦晨興

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

帝之業以諭其意發朝宴罷以告制兵者也

屬傳漏之

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

音聽難入之響周禮曰難人掌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集云難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左氏傳張超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

暑退陸機漏刻賦曰寤蟾跡之棲月識金水之相跡

時乖啓閉箭異錙銖

左氏傳曰凡分

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禮記注

爰命日官草

創新器

左氏傳曰天子有百官諸侯有日御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

周易

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

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則于地四參以

天一

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

建武遺蠹咸和

餘舛

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王所造也

金筒方員之制

飛流吐納之規

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形員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詮累

筒三階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胸吐水無滯咽

變律改經一皆懲革

蔡邕律歷

志曰凡律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

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

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

陸機集志議曰

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該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王圭也

不謬圭撮無乖黍累

漢書曰自

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

一累十累一銖又可以按運算之揆合辨分天之邪正漢書曰造漢太

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也郡落下閭察四氣之盈虛課與焉都分天部而門運算轉歷也

六歷之疎密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羸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

帝顓頊夏商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此於六歷疏濶中最为微近又曰淳于陵渠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也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嘉

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周禮栗氏為量其銘

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七畧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中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

為試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

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工成物之能與坤

元等契周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勲倍楹席事百巾

机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寧

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那蒙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凡也蔡邕銘論

曰昔召公作銘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魯水呂尚作周

太師而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漏

洛邑之誠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錄玉

簡金字編以白銀記善擬惡劇人本觀書賦乃詔小臣

曰王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邈乎昭備

為其銘曰一暑一寒有明有晦

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

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

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

跡其去無方尚書曰無

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

正權概

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升桶正世權概高誘曰角平分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道交喪禮衡銷亡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齊宣公時禮義

亡遽遷水火爭倒衣裳

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水火未明顛倒衣裳擊刁舛

次聚木乖方

漢書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益康曰以銅作鐘受一斗晝炊飢食擊持行夜

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椽鄭玄曰謂擊椽兩木相敲行夜時也

爰究爰度時惟

我皇

毛詩曰惟彼四方爰究爰度

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

卑異級

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涌鍾順卑高而為級

靈虬承注陰蟲吐喻

殊

漏刻銘曰靈虬吐注陰蟲承焉

儵往忽來鬼出神入

呂氏春秋曰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

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

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跡逝若

泰山之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張衡漏水轉渾

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僊人居左壺為腎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履薄

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僞登降弗爽

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銜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籍田賦曰翠壺掌升降之節

惟精惟一可法

可象

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

月

不知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

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表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合

昏暮卷冀英晨生

周處風土記曰合昏禮也葉晨舒而昏合田休子曰堯為天子冀英生於

庭為帝戒歷也

尚辨天意猶測地精

詩汜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沉我神造通幽洞靈

陸機漏刻賦曰來配衆神造猶鬼之變

皇等極為世作程

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

來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

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戎申魏故侍中關內侯

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

吉士

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誰謂不痛早世即冥

范曄後漢書桓帝詔曰遭

家不造先帝早世

誰謂不傷華繁中零

史記華陽夫人好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木

存亡分流天遂同期

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

朝聞夕

設先民所思

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毛詩曰先民有作

死可

何用誅德表之素

旗

鄭司農周禮注曰誅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雖帛為物大夫士之所

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

何以贈終哀以

送之

孝經曰哀送之以送之

遂作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

業佐武伐商

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

爵同齊魯

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

開之祚末肖稱王

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

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後儀縣魏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

丈夫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厥姓斯氏條分稱王因氏焉楚辭曰伊伯庸之末胄也

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朦漢書曰

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

也中朦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朦不明也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皇帝也

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春秋

孽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能台能同周易曰履道坦坦

二祖為光為龍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順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

靈帝時為司空魏志曰龔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

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

克從

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天靜人和皇教遐通

伊君顯考奕葉佐時

魏志曰掾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入管機密朝政

以治

張衡四愁詩序曰久處機密

出臨朔岱庶績咸熙

掾父無傳其官未詳尚書

曰庶績咸熙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

洽聞幽讚微言

孔叢子萇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於神明而生著論語識

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勃

謂馬援曰謀如涌泉孰如轉圓

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魏志掾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

時人常以何道不洽何藝不閒碁局逞巧博奕惟賢魏志

為宿構日聚觀人圍碁局壞聚為復之碁者不信以帋益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

語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皇家不造京室隕顛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

造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宰臣董車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車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

寧初平元年二月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

荆蠻魏志曰梁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

崔琰七歲曰翻然鳳舉軒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

嶽濯纓清川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

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嶽潛處蓬室不干執權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我公魏太祖也荆人

或違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魏志

曰劉表卒聚勸表子班令降太祖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

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斯言既發謀夫是

與斯言謂琮降也毛詩曰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

都若稽顙漢北有編都縣我公賈嘉表揚京國金龜紫

綬以彰勲則魏志曰太祖辟衆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

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紐又曰金印紫綬

勲則伊何勞謙靡已

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憂世忘家殊畧卓峙

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乃署祭酒與君行止

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算無遺策畫無失理

孟子曰計及下

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

我王建国百司雋乂

周禮曰雄

王建國尚書曰俊乂在官

君以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帶

魏志曰魏國建拜掾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

入侍帷幄出擁華

蓋劉歆逆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

榮曜當世芳風掩藹

漢書曰韋玄成微父相位封侯

榮當世馬禰衡顔子碑曰芳不實振芳風也

嗟彼東夷

東夷謂夷

憑江阻湖騷擾

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

塗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來來輪華轂者思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疏父三事以清王塗也

榮懷附望彼來威

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

來微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

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

歸嗚呼哀哉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疾卒高書王曰病日臻既彌留

翩孤嗣號慟崩摧

蔡邕奏成碑曰呱孤嗣含哀長慟發軔北魏遠迄南

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

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悲彼青青泣如頽

哀風興

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

義貫丹青

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

好和琴瑟分過友生

毛詩曰妻子女好合如

鼓瑟琴又曰胡伊人兮不求友生

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

夙零感昔宴會忘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

常吉凶異制

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

此驩之人孰

先隕越

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於下

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

生存亡數度

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

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

獨有靈游魂泰素

列子泰素者質之始也

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

登景雲要子天路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美門乎

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

說文曰輜喪車也李

陵詩曰轅馬願悲鳴五步一彷徨

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

其聲

梁商諫曰孰去忠侯不聞其音

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

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狗名

莊子曰小人狗財君子狗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生

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荊州誄

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

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

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

荊州刺史宋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

楊肇已見懷舊

賦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

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也

選賢與能致事以和

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修睦

周

賴尚父殷憑太阿

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寶維阿衡寶左右

商矯矯楊侯晉之爪牙

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

忠節克明茂

績維嘉

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將宏王畧肅清荒遐降年不永

玄首未華

尚書曰降年有永有永不永范曄後漢書樊

銜

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

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疆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

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

然之身沒名垂先哲所避朽身既沒而名猶存也

道也身沒名垂先哲所避

求征賦曰唯令德為不行之

號彰德以述美

周禮曰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末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

也敢託旒旗爰作斯誄

旒旗已見上文

其辭曰邈矣遠祖系自

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

漢書曰楊雄其

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菜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

侯號曰楊侯

奕世丕顯允迪大猷

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扶扶大猷聖人莫之

天厭漢德龍戰未分

左氏傳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周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伊君

祖考方事之殷

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秣章而

附注者君子也杜預曰殷盛也

烏則擇木臣亦簡君

左氏傳仲尼曰烏則擇木家語孔子

曰君擇臣而仕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投心魏朝策名委身

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

辟也

奮躍淵塗跨騰風雲

答賓戲曰振拔誇塗跨騰風雲

或統驍騎或據

領軍

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君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格字仲義驍騎將

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

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

弱冠味道無競惟時

工又祖譚谷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毛詩曰無競惟烈

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尚書曰克

諧以孝蕙蕙又弗格

多才豐藝彊記洽聞

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

多藝洽聞強

目睇毫末心算無垠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答賓戲曰

研喪心計於無垠

草隸兼善尺牘必珍

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

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

乃從王政

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散璞發輝臨軼

止

作令

化

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

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

惟此大理國之憲章

肇碑曰肇兼疏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

平更名大理

君莅其任視民如傷

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

庶獄明

慎刑辟端詳

尚書周公曰庶獄庶慎

聽參臯呂稱侔于張

尚書帝曰咎繇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

在哀鯨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

授農政于彼野王

肇碑曰除野王典農中郎將魏畧曰典農中郎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漢

書河內郡野王縣

倉盈庾億國富兵彊

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

楚國富兵彊

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

肇碑曰文

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

用錫

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

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

錫爾土宇歸章青社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

西方白北方黑土曷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

白茅以為社毛詩詩傳曰諸

侯赤黻黻與紱古今字同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

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周易曰湯烈烈楊

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烈烈楊

侯實統禁戎

一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

司管閭闔清我帝宮

晉宮閭銘

曰洛陽城閭闔門漢書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苛慝

不作穆如和風

周語內史過曰神亦往焉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勞

班命彌崇

肇碑曰以清宮勲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

茫茫海岱玄化未

周

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

滔滔江海疆

場分流

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

秉

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

官乃牧荊州

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

史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也

折衝萬里對揚王休

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

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聞善若驚疾惡

如讐

國語楚藍尹文疊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

惡如讐

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左氏傳蒼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

吳夷凶侈偽師威逼將乘讐譽累席卷南極

班固

高紀述乘轡而
運席卷三泰

繼褰糧盡神謀不忒

楊擊伐兵而敗已見辨亡論下

君

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

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

毛詩

曰誰敢執其咎

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退守丘瑩杜門不出

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

游目典墳縱心儒術

祁祁搢紳升堂入室

毛詩曰采芣祁祁封禪書曰維搢紳先生之畧術論語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

靡事不咨無疑不質

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漢書曰

張疎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

位貶道行身窮志逸

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

曰貶墜也論語子曰

弗慮弗圖乃寢乃疾

毛詩曰旻天疾威弗

慮弗圖楚辭曰

寢疾而日愁 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

毛詩曰不弔昊天

天蔡邕揚公誄曰功

成化治景命有順 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

以尸顯政

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莫不忘增其名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王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

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

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余祔誅德策勲考終

定謚

肇碑曰肇堯天子愍馬遺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烈侯堯大行秦謚謀策應劭曰賜與謚

及哀策

羣辟慟懷邦族揮淚派嗣在疚寮屬含悵

毛詩曰武

諫文也

疾在

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

陰

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覆露子也韋昭曰閔也

仰追先考執友之心

禮記

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

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俯感知已識達之深

晏子春秋越石

父曰士者深手知已也

承諱怵怛涕淚霑襟

楚辭曰泣獻飲而沾襟

豈忘載

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

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

刺史戴侯之孫

肅侯楊暨也戴侯楊肇也並已見上文

東武康侯之子也

康侯楊潭也

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密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為元

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

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人夫家而

免諸艱難

尚書周公曰巫咸保人王家

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

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

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固能綜覽義

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

體服菲薄余甚竒之

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其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薄也

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

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吾見其進未見

其已也

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

子之姑余之伉儷焉

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

以終遂誓施氏

往歲卒於德宮里

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

喪服周次綢

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

論語孔子

對哀公曰有類回者不幸短命死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

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曾

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

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以享君

德名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

知章知微

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

鉤深探賾味道研

幾

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匪直也人邦家之

輝

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子之道閑曾未亂髮

斯立

周禮注曰亂毀也也

如彼危根當此衝飈德之休明靡幽

也

不喬

言德之休明無有處而不過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冠流芳雋聲清勁

韻

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

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墮墜儒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

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

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爾

休爾戚如實在已

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

視予猶父不

得猶子

論語曰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視予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

敬亦既篤

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

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

尚書曰大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

三十

寢疾彌留守茲孝友

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臨

命忘身顧聽慈母哀哀慈母庸心疾首

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

氏傳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噉噉

叫

同生悽悽諸舅

莊子曰我噉噉

隨而

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實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

耀毀壁摧柯

言德業之美類于蘭玉始芳含而積耀遽毀壁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壁毀珪

達不幸也

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

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

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觀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

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

張衡四愁詩曰側身西望

涕沾巾龜筮既襲埏隧既開

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

也聲類曰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

鳥頡頏行雲徘徊

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頡之

臨穴永訣撫櫬盡哀

毛詩曰臨其穴惻惻其懷杜預左氏傳注曰櫬棺也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

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

山其頡頏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

文選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七

梁蕭統編

唐李善註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臧榮緒
晉書曰

湛早有名譽
為太尉掾

賢良方正徵以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

令

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

也

中書郎南陽相

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皇東武帝第三子也

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

家艱乞還

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

頃之選為太

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世祖武皇帝也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

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

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天子忠帝也

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

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尚書曰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

克明克聖光啓夏政

尚書曰居

上克明又曰克齋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偏陽光啓寡君

其在于漢邁勲惟嬰

漢書

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

思弘儒業小大雙名

班固漢書述曰世宗睦睦思弘

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

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

書有大小顯祖曜德牧克及荆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

夏侯之學顯祖曜德牧克及荆王隱晉書曰威

史記祭公謀父曰父守淮岱治亦有聲王隱晉書曰威

先王曜德不觀兵父守淮岱治亦有聲次子莊淮南太

守毛詩曰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王振融

文王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王振融

為禍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答賓戲曰摘藻如彼隨和

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彼隨和

發彩流潤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

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

如彼錦繡列素點絢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纘事

後素鄭玄曰續畫文也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

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

其東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
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徒謂吾生文勝則史

論語

子曰文勝
質則史

心照神交唯我與子

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
交論語子謂顏回曰唯

我與爾
有是夫

且厯少長逮觀終始

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之承親孝齋閔參

漢書成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諭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

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事君直道與朋信

心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

昇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呂氏春秋曰征公弓既招

皇與乃徵左氏傳陳欽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也內贊兩宫外宰黎蒸典引曰巡忠節允著清風載興

胡廣書曰建決左氏傳延陵季子彼樂都寵子惟王曰決決乎大風也

哉南都賦曰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左氏傳延陵季子喉舌相爾南陽

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惠訓不倦視

唯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民如傷

左氏傳祁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馬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

乃眷北顧辭

祿延熹

孟子註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

余亦偃息無事明時

呂氏春秋贊曰偃息

之義則未之識

疇昔之遊二紀于茲

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孔安國尚書傳曰

十二年曰紀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

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居吾語汝衆實勝寡

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衆之勝寡必也

人惡雋異

俗疵文雅

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執戟疲楊

長沙投賈

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

意不自得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泯然變色易容

史記曰觀范雎

之見王者羣臣莫不
洒然變色易容者
慨然歎曰道固不同
論語子曰道

謀為仁由已匪我求蒙

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

誰毀誰譽何去何從

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

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莫淫匪緇莫磨匪磷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

白乎涅而不緇

子獨正色居屈志伸

尚書曰正色率也

雖不爾以猶致

其身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

獻替盡規媚茲

一人

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

德

謹言忠謀世祖是嘉

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聲類曰謹善言也

將僕儲皇奉轡承華

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先孫叔奉轡漢舊儀有承華殿

朝未命聖列顯加

尚書曰道

入侍帝閤出光厥家我聞

積善神降之吉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李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宜

享遐紀長保天秩

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

如何斯人而有斯

疾

論語伯牛有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

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尚書曰文王受命惟終身

唯爾之存匪爵而貴

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戚門性

頗豪侈甘食美服窮滋極珍

臨終遺誓永錫爾類

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斂

以時襲殯不簡器

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

長子死其斂以時暇誰能拔俗生畫其養孰是養生而

薄而葬

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欲羸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

簡服生焉淵哉若人縱心條暢

班固楊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傑操明達

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

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

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顓孫師有容體資質

存亡永訣逝者

不追

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望子舊車覽爾遺

衣幅抑失聲迸涕交揮

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諸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

涕蔡邕陳仲弓碑曰
巖數知名失聲揮涕
非子為慟吾慟為誰
嗚呼哀哉

語論

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
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日往月來暑退寒襲

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
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
退孔安國尚書傳曰

製因
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
念我良執

禮記曰見父之

執不謂之進不敢進
不謂之退不敢退
適子素館撫孤相泣

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

羊舌氏叔向也
已見廣絕交論
前思未弭後感仍集

賈逵國語註曰弭忘也

積悲

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

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

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

又肆逆焉

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

預左氏傳註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興帝為編戶民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

曰王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左氏傳城文仲曰君無謂郭小蜂蠆有毒況國

乎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毛詩曰民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迷民墜塗炭建威

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王隱晉書曰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

處忠烈欲遺討氏乃拜為建威將軍又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

左氏傳曰

秦師夜遁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

左氏

傳韓子曰虱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隕首公門以

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車殺其將

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

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

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

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

云剖符專城則青墨

是也墨或為紫非

秦隴之僭輩更為魁

輩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

蔥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付長輩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既已襲汙而館其縣

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

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

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

十雉言小也

羣氏如蝟毛而起四面

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

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

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

木石將盡樵

蘇乏竭芻蕘罄絕

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書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

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新采者也

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

的

以鐵鑊

機關既縱礮而又昇焉

言以鐵鑊繫木為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肉

奴乘隅下礮石又曰高城深塹具礮石如淳曰礮石城上礮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礮十天沈滯然礮與

疊並同

方對切 疊陳焦之麥柿

享廢

招

角 桷

之松

說文曰柿也

桷也

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厯馬長鳴

詩古

曰木火然其中青煙職其間

凶醜駭而疑懼乃闕

地

而攻子命穴浚鑿寘壺

雷

瓶甌

武

以偵

恥

之

墨子曰

若城外

穿地來攻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幕嬰內井使聽耳者伏罍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甌罍也

將穿響作因焚穢

古

火薰之潛

氏殲焉

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乘穢註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穢潛氏謂潛攻之氏也

久之安

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

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

西討氏羌莊子孔子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

曰丘幾不免虎口哉

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聖朝疇咨進以顯秩

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

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

服赤幢東觀漢記曰段熲為并州刺史

曲蓋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

朱旗櫓楚之辭連之

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與櫓古今字通大

將軍屢抗其疏

干寶晉記曰梁王曰敦固守孤城獨當

羣寇

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

以少禦衆載離寒暑

莊子曰晉之善戰者牛丑

以寡擊衆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効極推

小疵

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襟劾假

授

言請解綬禁劾而授之以官也說文曰劾法有罪也

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

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

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

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

以少牢

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魂而有靈嘉茲寵

榮

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諡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斯寵榮

然繫士之聞穢其庸致

思乎

言繫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而歎曰於斯致思無不至矣

若

乃下吏之肆其喋害則皆妬之徒也

楚辭曰口喋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

心害之為喋害也
廣雅曰妬害也

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買首之讐也

言嫉

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買首之讐也戰國策甘
茂謂楚王曰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買首之讐也

語

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

淮南子曰人有嫁其

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
應之曰善且猶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
曰器猶性也

昔乘丘之戰縣

玄 貴父

甫 御魯莊公馬驚敗

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

禮記曰魯

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漢明帝時有

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劒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

臣班固而為之誄

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劒而叱之何休曰手劒持拔劒也呂氏春

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

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

班固漢書贊曰自孔子後綴辭之士衆矣

天子既已

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未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

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嗟茲馬生位

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

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

保此汧

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

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婁婁羣狄豺虎競逐

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

貪婁王又啓之說文曰杜陵說上黨相詐驗為婁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又曰魏其

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

鞏更恣睢潛時官寺

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惡恣睢自

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恣睢之心漢書任敞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

齊萬虺

呼交闔

震驚台司

毛詩曰進厥虎臣闔如虺虎又曰震驚徐方春秋漢舍孽曰

三公在天

聲勢沸騰種落煽

扇

熾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諸張奐降聲勢猛烈

毛詩曰百川沸騰風俗通曰

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

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

星流飛矢雨集

形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為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

散如流星矢如雨見上文

惴惴士女號天以泣

爾雅曰惴惴懼也尚書曰號泣於昊天

囊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

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

馬生爰發在險彌亮

毛詩曰賦

政于外四方爰發

精貫白日猛烈秋霜

戰國策康肅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申

鑒曰人主怒如秋霜

稜威可厲懦夫克壯

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鄰國孟子曰聞

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
志毛詩曰克壯其猶

霑恩撫循寒士扶續

左氏傳曰
楚子伐蕭

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
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蠢蠢大羊阻眾陵寡

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
北大羊為羣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眾不暴寡

潛隧密

攻九地之下

司馬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惴惴窮城

氣若無假

王逸楚辭曰惴惴小息畏懼患禍者也
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氣游魂鳥魚為伍

昔命

懸天今也惟馬

論衡曰夫命懸於
天吉凶存於時

惟此馬生才博智瞻

解嘲曰雖其人之瞻
智哉字書曰瞻足也

傾命以瓶壺剗

靈結

以長塹

曰剗割也說文曰
塹坑也七豔切

鍾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拏穴

以斂

廣雅曰摺挫也蒲溝切

木石匱竭箕稭空虛矚然馬生傲若

有餘

左氏傳晉邊吏譏鄭曰今執事矚然授兵登埤杜預曰矚然勁急貌也矚與矚同下板切孔融薦禰

衡表曰臨敵有餘

罵的

梁為礪栝

廢

松為芻守不之械厯有鳴

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

鄭玄周禮註曰質木湛也

悠悠烈將覆軍喪

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

漢書公孫獲說梁王

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聖朝西顧闕右

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暮

模

彌長

蔡邕趙厯

碑曰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暮謀也

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論語子路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

見危致命我雖未學聞之前典莊子曰未學古之人有之東京賦曰所謂未學膚受十

世有能表墓旌善左氏傳曰宣子因叔向祁奚聞之而

授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

旌表也思人愛樹甘棠勿翦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

人猶愛其樹也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尚書

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孰是勲庸而

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鄭玄

筭曰惡直醜正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

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言聞穢

詩傳曰逶迤行可蹤跡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言聞穢

鷹之揚舉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必殛若

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駕鸞在梁戢其左翼忘爾大勞猜

爾小利方言曰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

不慨慨馬生礪礪高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礪礪堅也發憤固

圉沒而猶眠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

齊有如河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

乃暝受哈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

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

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

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燕
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
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
齊人遂夷殺其將駢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
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
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 張孟運籌危趙獲安 戰國策

曰智伯

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
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
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
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人入晉陽趙
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
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
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
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 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

各嫉搖之筆端

各嫉謂有司貪各嫉妬也論衡曰文吏
搖筆者跡民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

端筆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周禮有蠻隸夷隸鄭

玄曰征蠻夷所獲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為督守及闕中侯故

雙龜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水耨闕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

同園心焉摧剥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戰國策曰薛人

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紹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明明天子旌以殊

恩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勲頒爵亦非

後昆周禮曰凡有功德者祭於大蒸司勲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

嗚呼哀哉

陽給事諫

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衆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

崩壞王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餉一百匹粟二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

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

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

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

東郡國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康延

值

國禍薦臻王略中否

潘岳陽華錄曰將宏王略

獫狁間鸞廟

庫

剝司

充

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時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兖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

居滑

幽并騎弩屯逼鞏洛

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士

列營緣

戍相望屠潰

關中詩曰列營基踣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

曰璣奮其猛銳志不達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

衆

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

屈受陷勅寇

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臨而不成

列杜預曰勅強也

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璣誓命沈城佻達身

飛鏃

毛詩曰能能公子毛
莒傳曰獨行貌也

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

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

非有先生

論四引義
以正身

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

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

無撓

左氏傳曰師徒撓
敗杜預曰撓敗也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

中振恆遺孤以慰存亡

鄭玄禮記註
曰振收也

追寵既彰人知慕

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

緒旌錄舊勲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

東觀漢記曰章

帝壯而
仁明

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誅其

辭曰貞不常祐義有必甄

鄭玄尚書緯註曰甄表也

處父勤君怨在

登賢

左氏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狄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

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師易以為左也

使續鞠居殺陽處父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

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

事夜姑使人殺之

苦夷致果題子行間

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

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

忠壯之烈

宜自爾先舊勲雖廢邑氏遂傳

左氏傳呂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又

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惟

邑及氏自溫徂陽

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

狐續既降晉族弗昌

言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

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

之子之生立續宋皇

毛詩曰之子于征

拳猛沈毅溫敏肅良

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鞠武曰

田光先生者其知深其慮沈

如彼竹栢負雪懷霜

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

英如彼駢駟配服驂衡

服服馬也衡車衡也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為駟乃配服而參

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
服之左曰驂右曰駢四馬曰駟
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周

曰師出以律失律凶
也廣雅曰略法也
函陝堙阻澠洛蒿萊朔馬東驚胡

風南埃母丘險在幽州詩曰芒路無歸轡衛野有委骸

漢書王恢曰轡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
轡歸其縣應劭曰轡小棺也服虔曰轡與轡古字通司

司彪續漢書順帝詔
曰死則委尸原野
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

師危臺愷彼危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交黨與也

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
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

曰伯備王怒與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嶽結關負河縈

翟伐鄭不冠

城金柝夜擊和門畫局

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畫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廬

擊木柝周禮曰大閼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曰永平之末城門畫閉說文曰局外開之關

料敵厭難時惟陽生

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子曰將要於折衝厭難決勝而已

涼冬氣勁塞外草衰

李陵答蘇武書云涼秋九月塞外草衰

過矣獫虜乘

障犯威

晉書王曰過矣西土之人漢書曰上遣狄山乘障蒼頡曰障小城也

鳴驥橫厲霜

鏑高鞏

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人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曰游鵠高

鞏薛綜曰鞏猶飛也軼我河縣俘我洛畿

左氏傳呂相曰迭我殽地入我河縣俘我王官

迭與軼古字通攢鋒成林投鞍為圍

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

城句奴至者投鞭高如城者數所也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

援潤

左氏傳晉軍更曰楚師老矣

卒無半菽馬實拊

巨秣漢書項羽曰歲飢民

貧卒食半菽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拊馬

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銜其口

守未焚衝攻已濡褐

左氏傳曰公侵

齊攻廩丘之鄆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

烈烈陽子在困彌達

周易曰困窮而通

勉慰痍傷拊巡飢渴

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夷傷杜預曰夷亦傷也

力雖可

窮氣不可奪

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義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立邊疆身終鋒枯嗚呼哀哉

劉熙釋名曰天未曰枯

賁父隕節魯

人是志汧督劾負晉策攸記

賁父汧督已見上文

皇上嘉悼思存

寵異予以贈之言登給事

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疏爵紀庸恤

孤表嗣

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黔布上疏爵而貴之疏分也

嗟爾義士沒有餘喜

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并序

顏延年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

之為誄極

其思致

夫璫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

山海經曰升山黃醜之水出焉其中多琰玉說文曰琰亦

璿宇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馨香美

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

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

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

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

公遊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比也船人蓋胥蹤而對曰夫珠出于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

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乎

隨踵而立者人之薄

也

言人以衆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

若乃

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

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

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弃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于首陽山

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徧衡書曰訓夷皓之風故已父老堯

禹錡銖周漢

范曄後漢書曰鄧鄠謂鄭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策許乎而父老堯舜乎禮記

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錡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錡銖矣

而縣世浸遠光靈不屬

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國

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至使菁華隱沒芳沅歇絕不其

惜乎雖今之作人自為量

論語子曰作者七人

而道路同塵輟

塗殊軌者多矣

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伏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豈所

以昭末景汎餘波

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愜樂于茲同堂宴樓末景游豫躡餘蹤尚書曰餘

流入於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

禮記曰儒

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

左氏傳卻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

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萬物無飾曰素

學非稱師艾取指達在衆不失其

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

范曄後漢書曰黃香家貧內無

僕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給

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採井臼不擇妻而要

母老子幼就養勤匱

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無方

遠惟田生致親之

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

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

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宣王怒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

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宣王愷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專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者之喜為親屈也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

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

孫咸晉陽秋曰稽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遂

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

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詩曰世務

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

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

供魚菽之祭

聞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羊傳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織

約幼緯蕭以充糧粒之費

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

註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緝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蒿為薄

心好異

書性樂酒德

劉幼集有酒德頌

簡棄煩促就成省曠

張茂先答何幼詩曰

怙曠苦不足

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

莊子曰夫孝悌

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也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

屏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

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

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

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

張衡靈憲圖註曰
寂寞冥默不可為

象

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荀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

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

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

謚法曰寬樂令終曰
靖好廉自克曰節

其辭

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

漢書音義臣
贊曰介特也

豈伊時邁曷云世

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茂彼名級

葛洪遂初
賦曰承蔡

龍之洪族既高陽之休基史記
曰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第也

睦親之行至自非敦

禮周

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仕
恆鄭玄曰睦親於九族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

漢書曰季
布楚人也

諺曰得黃金百斤

不如得李布一諾 廉深簡潔貞夷粹溫而能峻博而

不繁

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

依世尚同說時則異

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

言為人之道依俗而行必

識之以尚同說違於時必識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祇
議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
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郭象曰所
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
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
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達毛詩曰因心則友畏榮好古薄

身厚志

論語子曰信而好古

世霸虛禮州壤推風

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

郭有道碑曰州郡間德虛已備禮推風推挹其風也

孝惟義養道必懷邦

范曄後漢書曰

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隣
之性論語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
人之秉彛不隘不

恭

毛詩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

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
不狃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
爵同下士祿等上農

禮記曰諸

侯之下士視上農
夫祿足以代其耕
度量難鈞進退可限

孝經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長

卿棄官稚賓自免

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清居之士太原則

邠相字稚賓舉州
郡茂材數病去官

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

獨善

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阜使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適莊子曰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汲流舊嶽葺宇家林

廣雅曰葺覆也

晨烟暮鵲春煦秋陰陳書

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

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勤于家史記原

憲曰若憲貧

人否其憂子然其命

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

也非病也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

隱約就閒遷延辭聘

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

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懌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非直也明是惟道性

毛詩

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南子註曰道性無欲糾纏幹流冥漠報施

鵬鳥賦曰幹流

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弔魏武文曰悼總惟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

孰云與仁實疑明智

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于明智此說明志謂老子也

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謂天蓋高胡謗斯義言天高聽卑而

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竭史記子韋曰天高聽卑履信曷

憑思順何寘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年在中身疾維疔傷

疾尚書曰文皇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疥遂疔杜預曰疔瘕疾也視死如歸臨凶若

吉呂氏春秋曰遺生藥劑弗嘗禱祀非恆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語

子曰丘之禱久矣僚幽告終懷歸長畢嗚呼哀哉僚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

神孫卿子曰敬述靖節式尊遺占漢書曰陳遵曰占作死人之終也書占謂口隱度其事

今人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却賻輕哀薄斂禮記曰凡訃於

其君云言木臣先鄭玄曰訃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

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賵補之鄭玄曰謂賵喪家

不足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河國考鈞曰有壤

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為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說武臣

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也不遠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畫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畫

非舟非駕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曰諸父

獨正者危至方則閔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哲人卷舒布在前

載

西征賦曰蓬輿國而卷舒取鑒不遠吾規子佩毛詩

西征賦曰多識前世之載

鑒不遠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違衆速尤迂

風先慶

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達衆迂世淺為尤悔深作敦害韓詩曰傳曰草木根莖未必極也飄

風與暴雨隨

身才非實榮聲有歇

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滅

則擬必先矣

恐已恃才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誡也

啟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

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王闕

仁焉而終智焉而斃

應劭風俗通曰傳云

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

黔婁既沒展禽亦逝

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

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

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
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
位不成威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
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
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
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已見

上
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康熙婁惠柳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暖龍鄉輟

曉

律谷泰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泰

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
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也出鳴雞
照車去魏聯城辭趙

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
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
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
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
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
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
皇帝痛掖

殿之既閭悼泉途之已宮

埤蒼曰閭靖也風俗通曰梓
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

以為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鳴呼哀哉林

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
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桓子新

論曰董賢女弟為昭
儀居舍號曰椒風
天寵方隆王姬下姻
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

皇女周易曰在師中言承天寵也
毛諸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肅雍揆景陟屺爰臻

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寢毛詩曰曷不
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國軫喪淑之

傷家凝賈庇之怨
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誼曰哀淑
人潘岳秦氏從姊誼曰家失慈覆世

喪母儀鄭玄禮記註曰
庇覆也庇或為妣非也
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鐘萬

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
曹植卞太后誄曰敢揚厚德表之旒旌國語晉悼公曰

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顓以其身却退秦詩千
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

之宮將萬也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
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
其辭曰

玄丘烟
因
煨瑤臺降芬
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
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

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舍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見有娥高唐滌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遊於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

山之陽高丘之側旦旦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揚修荀爽述為朝雲暮為行雨

明誕發初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望月方娥瞻星如蘭之茂如玉之瑩光啓已見上文

比發易歸藏曰昔婦娥以不死之藥葬月漢書曰北宮有發女星占曰發女為既嫁之女也毓德

素里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處麗締綌

出懋蘋繁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刈是穫為綌為裕又曰予以采蘋南澗之濱又曰予以采

繫于沼繫于沼修詩賁道稱圖照言廣雅曰賁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曰史皇黃帝

臣也國謂翼訓如幄贊軌堯門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王娶以為妃既生啓

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為姓漢書曰孝武鈞戈趙婕妤好昭帝母也妊身十月乃生上曰昔

間堯十月而生今鈞戈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網繆史館容與經聞史三

六經陳風緝藻臨彖分微風國風易水游藝彈數撫律窮機六藝

藝律六律躊躇冬愛惆悵秋暉楚辭曰蹇淹留而躊躇左氏傳曰鄢舒問於賈季曰趙衰

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怡悵以永思展如

之華寔邦之媛毛詩曰展如之敬勤顯陽肅恭崇憲沈約

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奉榮維約承

慈以遜建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

毛詩曰既

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註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娥女簡狄吞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

焉潘尼上巳日會天淵池詩曰外迎天祥內和天人皇肩璿式帝女金相

式法也言望之

肩嗣如玉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祈招之詩云式如

玉式如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

聯跗齊穎接萼均芳

毛詩曰棠

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不當作跗萼足也

以蕃以牧燭代輝梁

漢書曰文

帝立武為代視朔書氛觀臺告禋

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禮也周禮曰眡視掌十煇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

八頌局和六祈輟彥

施惟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蒼頡篇曰輶衣車也離宮

天邃別殿雲懸

兩都賦曰徇以離宮別寢

靈衣虛襲組帳空煙

霧婦賦曰

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註曰襲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慢惟垂楚組之連網

巾見餘軸匣

有遺絃嗚呼哀哉

巾中箱也匣琴匣也

移氣朔兮變羅紵白露凝

兮歲將闌

關徇晚也

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暖兮玉座寒

夏侯

湛有金釭燈賦暖不明也易是類謀曰假威出座玉牀

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

同藥

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孝經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註曰毀

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詩曰庶見素冠

分棘人
樂樂兮仰昊天
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
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

詩曰凱風
美孝子也
茫昧與善寂寥餘慶
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與善已見上文

周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
喪過乎哀毀實滅性
喪過見上文孝世經曰毀不滅性

覆沖華國虛淵
令嗚呼哀哉
牽秀四言詩曰坤德尚沖毛詩曰秉心塞淵
題

湊既肅龜筮既辰
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韋昭曰題頭也頭湊以頭內

向所以
階撤兩奠庭引雙輜
儀禮曰屬引撤奠乃祖鄭玄曰屬若也引所以引柩

車也在輜曰紼又禮
記註曰輜殯車也
維慕維愛曰子曰身
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

年淑儀亮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潘岳妹哀辭
慟皇情
曰庭祖兩柩路引雙輜爾身爾子永與世辭

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

司馬彪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

崇徽章而出窠

殿照殊策而去城闐嗚呼哀哉

鄭玄禮記註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菲乘車所建

也毛萇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窠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

書曰五百里甸服說文曰闐城闕重門也經建春而右轉

循閭闔而逕渡

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大皓以右轉晉宮闔銘

曰洛陽城闔闔門楚辭曰凌天池而逕渡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

毛詩

曰周道逶遲

銑楚挽於槐風唱邊蕭於松霧

銑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唱

嘶唱也邊蕭蕭聲遠也

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而終
是曰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于穀丘之廟塋於樂池
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晨輶於解鳳曉蓋俄金墓訖
以環喪車郭笑曰繇音姚晨輶昆解鳳曉蓋俄金故事
解鳳飾蓋斜金爪也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輶車如浮
曰輶涼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凰然羽
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桓桓以輶輶車以輶車為
倅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輶輶車百官奏事
如故此不得是輶車類也然輶車吉儀瓚說是也桓譚
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車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
羽蓋金華爪鄭玄
詩箋曰俄傾也
山庭寢日隧路抽陰
黃圖曰陵冢為

曰隧墓道也

重扃閱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

哀永逝曰
戶閤兮燈

滅夜何時
兮復曉

銷神躬於壤末散靈魄於天渚

許慎淮南子
註曰渚涯也

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

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其芳馨馭六

風而嗚呼哀哉

哀上

哀永逝文

潘安仁

啟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

啟夕將啟夕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期告于

越宿興緒消緒也思立賦曰王肆侈於法庭卒銜卹而絕緒

俄龍輻兮門側嗟俟時

兮將升

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輶軸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輻喪車也

嫂姪兮悼

惶慈姑兮垂衿

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

聞鷄鳴兮戒朝咸驚號兮

撫膺

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

逝日長兮生年淺憂

患衆兮歡樂甚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

毛詩序曰河廣

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能去故作此詩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今奈何

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

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

盡余哀

今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輜

祖及輜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之右

鄭玄曰為哭者為明

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

禮記曰士殯帷

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綴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酌

悽切兮

增歎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彷彿

徒彷彿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

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雲華輦兮初邁馬回首兮旋

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

班婕妤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帳暗房櫳

虛兮風泠泠楚辭曰雲霏霏兮承宇

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

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

毛萇詩傳曰夷滅也

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

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

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

換嗟潛隧兮既啟將送形兮長往

遜已見上文

委蘭房兮繁

華襲窮泉兮朽壤

賈逵國語註曰襲還也

中慕叫兮擗操之子降

兮宅兆

擗操已見上文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

冥兮埏窆窆

杜預左氏傳註曰櫬親身之棺聲類曰埏墓隧也

戶闔兮燈滅夜

何時兮復曉

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

歸反哭兮殯宮

聲有止兮哀無終

左氏傳曰不反哭於寢故不曰薨杜預註曰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

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釋殯宮

是乎非乎何逞趣一遇兮

目中

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

睚也又曰睚往也東觀漢記世祖曰彼在吾目中

既遇目兮無兆曾寤目兮弗

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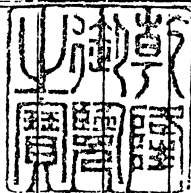
重曰

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

子

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

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文選卷五十七